

《跻春台》进行体范畴分析

——以“倒”“起”为例

李昱昊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2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9日

摘 要

清末话本小说《跻春台》存在大量活的四川方言口语材料, 反映了19世纪后期四川方言的历史全貌。研究以《跻春台》为语料归纳虚词“倒”和“起”的语法形式所表达的进行体语法意义, 发现“倒”的使用频率低于“起”的使用频率, “倒”表示进行语法意义的形式少于“起”表示进行语法意义的形式, 为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视角, 也有助于现代汉语进行体范畴的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跻春台》, 虚词, “倒”, “起”, 进行体范畴

An Analysis of the Progressive Categories in *Ji Chun Tai*

—Taking “Dao” and “Qi” as Examples

Yuhao L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September 21, 2026; accepted: October 19,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9, 2026

Abstract

The late Qing dynasty novel *Ji Chun Tai* contains a large amount of spoken material in the living Sichuan dialect, reflecting the history of the Sichuan dialec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study summarizes the progressive grammatical meanings expressed by the grammatical forms of the dummy words “Dao” and “Qi” using *Ji Chun Tai* as the corpus, and finds that “Dao” is used less frequently than “Qi” and that “Dao” expresses fewer progressive grammatical meanings than “Qi”, which provides a certain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rammar, and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further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progressive categories.

Keywords

Ji Chun Tai, Dummy Words, “Dao”, “Qi”, Progressive Categor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跻春台》是清末四川中江人刘省三编撰的“善书”，是“讲生”进行“讲圣谕”的底本，分元、亨、利、贞四卷，共计四十篇，约四十余万字。该书通篇以四川方言俗语构成，前后言语一致，书中存在大量活的四川方言口语材料，忠实地反映了 19 世纪后期四川方言的历史全貌[1]。《跻春台》语言学范畴研究主要集中在词语研究(曹小云，2004 [2]；邓章应，2006 [3]；杨啟南，2012 [4])，研究内容上以四川方言词汇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关切语料内容的语音语法特点(张一舟，1998 [5])，以进行体范畴为研究对象较少。语料统计显示虚词“倒”“起”在文中进行体意义显著，为研究《跻春台》进行体范畴提供了可能性。

2. 进行体范畴研究概况

2.1. “体”研究概况

“体”的研究在国外有着较长的历史。“体”与“体”之间的区别在希腊和罗马时期便已经存在。19 世纪以前，广义概念的“体”才从“时制”的研究中分离出来，此后七十多年中，“体”被进一步划分为狭义层面的“体”和广义的“Aktionsart”。《Aspect》把“体”划分为三级系统(Comrie, 1976 [6])，除 Comrie 体系统以外，不同语言学家根据目标语言自身特征，利用理论框架提出对应体系统，例如：Vendler 体系统(1967 [7])、Verkuyl 体系统(1972 [8])、Bach 体系统(1986 [9])、Smith 体系统(1997 [10])、Steedman 体系统(1997 [11])、do Swart 体系统(1998 [12])、Rothstein 体系统(2004 [13])。

国内的研究可以追溯至 19 世纪末，《马氏文通》认为表示体意义的副词(状字)和表示时的副词没有区别(马建忠，1883 [14])，表明其没有正确认识“体”这一语法范畴。其后，《新著国语文法》认为“了”表示完成，“着”表示持续(黎锦熙，1992 [15])，这一认识对汉语的“体”研究产生影响，但其未对汉语“体”进行系统划分。汉语“体”系统划分上，王力(1984)将汉语划分为七种情貌类别[16]，高名凯(1986)将汉语的“体”分为六类[17]，赵元任(1979)划分为七种体态[18]，吕叔湘(1982)对动作过程划分为三大类[19]，他们的划分对现代汉语“体”的划分和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汉语体研究，陈平(1991)从系统观念出发，划分出“时相(phase)”、“时制(tense)”和“时态(Aspect)”三元结构[20]，龚千炎(1995)对时间结构进行丰富，将现代汉语的体划分为八个次范畴[21]，戴耀晶(1997)从“体范畴”和“体意义”的区别上对现代汉语“体”进行二级划分[22]，左思民(1997)从语用范畴将现代汉语的体划分为表现性体和实施性体，认为实施性体是语用性体，表现性体不是语用性体[23]，国内学者还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需要对现代汉语的体进行划分，包含汉语四级级体貌系统(陈前瑞，2003 [24])、四条结果体标记词标准(孙凡，2012 [25])、“时-体阶层”体系统(孙英杰，2006 [26])。

关于汉语体范畴的范围问题讨论，最新研究从功能语法的视角进行探讨，认为从意义角度，汉语共

有五类体,即将行体、开始体、进行体、完成体、实现体;从体现形式角度,表现为语法体、准语法体和词汇体(何伟、付丽,2015 [27])。可见对于汉语体范畴研究不能类比其他形态变化语言主要集动词形态变化进行分析,而是应该紧扣表示动作行为状态的观点,结合汉语本身特点,围绕意义归纳总结语法形式,是回答汉语体范畴范围问题的有效途径。

2.2. 国内外进行体范畴研究概况

国外学者对于进行体范畴的语义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了讨论:一是基于时间进行解释(Montague, 1968 [28]; Scott, 1970 [29]; Bennett & Partee, 1972 [30]);二是基于情状进行解释(Vlach, 1981 [31]; Parsons, 1990 [32]);三是基于部分-整体关系进行解释(Krifka, 1989 [33]; Filip, 2001 [34])。同时,Comrie (1976 [6])认为非进行体形式并不排斥进行体的意义。孙英杰赞成该观点,并且认为汉语进行体是强制的,不能与其他形式互换[26]。因此,从形式和意义的角度来探讨进行体的语义范围,是汉语进行体范畴研究的一个角度。

国内关于汉语进行体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语进行体体标记研究和汉语方言进行体研究。进行体体标记研究方面主要有“着”“在”等标记词研究(王媛,2012 [35]; 梁银峰,2010 [36]; 李妍,2012 [37]; 秦加怡,2014 [38]),方言进行体研究以方言进行体的特殊格式为研究对象(伍巍、李立林,2009 [39]; 夏中华,2010 [40]),二者研究有助于丰富现代汉语范围内进行体范畴系统研究,为进一步系统研究现代汉语进行体范畴提供思路和角度。

除此以外,国内对进行体范畴关注还体现在英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关于英语进行体范畴研究主要有汉英进行体范畴对比研究(祝丽丽、王文斌,2022 [41]; 李佳欣,2021 [42]; 张乐,2018 [43]; 陈安平,2010 [44])和英语进行体范畴本体研究(潘丽鹏,2019 [45]; 李健民,2017 [46]; 张淑华,2009 [47]; 张喜华,2001 [48]),对比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比汉英进行体范畴异同,深化汉英进行体范畴认识,促进汉英翻译发展,本体研究从评价意义、生成机制和语用功能等角度出发,结合原型理论阐述,为现代汉语进行体范畴研究提供借鉴与思考;少数民族进行体研究以哈萨克语、维吾尔语等为研究对象,从语言本体角度系统梳理了对应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体范畴情况,同时关切汉语进行体范畴研究近况,为现代汉语进行体范畴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张定京,2004 [49]; 何雨芯,2014 [50])。

3. 《跻春台》进行体范畴分析

汉语的实词在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时一般不用变化形态,虚词成了表示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51]。对于词的虚实概念,马建忠(1983)批评了前人的虚实概念,并对虚实给出正名[14]。吕叔湘认为:“倒是可列举的词类(又叫封闭的类)和不能列举的词类(又叫开放的类)的分别,它的用处还大些”[19]。因此,研究者认为虚词是个封闭类,每类词数目有限,但使用频率却很高。通过对《跻春台》中的虚词“倒”和“起”进行梳理,对其中表示“动作或行为进行”的形式和意义进行归纳筛选,总结如下。

3.1. “倒”的进行体形式和意义

“倒”在《跻春台》中作为虚词共出现了 34 例¹。主要附着在谓词即动词或形容词的后面,其语法意义有表示完成、动作持续进行、动作的开始,还有强调实现动作的能力和结果。其中,表动作为正在进行或持续,相当于北京话动态助词“着”[52]。通过对《跻春台》中表示动作持续进行的例子的梳理,主要有以下的情况:

1. V + 倒

¹本文语料来源均出自省三子(清)著《跻春台》,北京群众出版社 1999 版,后续不再进行一一标注。

- (1) 我儿有话只管说来,何必跪倒?(卷一 元集 双金钏)
 (2) 为父言语谨记倒,财宝归身翻大梢。(卷三 利集 双冤报)
 (3) 春林想道:“走就叫做麻打伙,这言子斩得有趣。”用心记倒。(卷四 贞集 双血衣)
 (4) 听熊氏说曰:“你来就要把你捉倒!”(卷四 贞集 孝还魂)

在该句式中,“倒”的主要语法意义是表示动作的进行,还说明该动作是一种具有持续性意义的动作,不只是瞬间结束。例如“跪倒”“记倒”“捉倒”等。例如,根据句内语境可以判断出,示例(1)(2)可以知道在说话人发出说话动作的同时,听话人在进行“跪”“记”的动作行为,同时动作行为并没有终止,保持着一种持续的状态。当然,在具体的言语行为过程中,会出现说话人与听话人是同一人,如示例(3),该动作的进行者也应该为同一人。除此以外,示例(4)中,动作行为的进行者为说话人。所以该句式的动作进行者会根据说话人的动作指向,来确定“进行”这一动作的行为人。

2. V + 倒 + O

- (5) 你怎不告我,岂由他骂吗?可惜未打倒他!(卷二 亨集 吃得亏)
 (6) 你阴魂莫呆痴,跟着先生记倒死事,快到堂上去报与太爷知。(卷三 利集 假先生)
 (7) 正哭之时,鸣岗亦到,问知情由,抓倒假先生几个耳巴,沈氏又几脚尖。(卷三 利集 假先生)

在该句式中,“倒”表示动作的进行,是对第三方的人或事发出的动作行为。动作的发出者可以是说话人、听话人。示例(5)中“打倒他”这一动作发出者根据语境推测应为说话人,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愿望;示例(6)中“记倒死事”这一动作行为发出者根据语境推测应为听话人,但是同样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愿望。在文学作品中,没有发生直接言语行为时,不表达出主观愿望的语境意义,动作进行的行为人根据文学作品作者所构筑的话语语境进行判断,例如示例(7)中,动作进行的行为人应该为“鸣岗”。

3. V1 + 倒 + V2 + O

- (8) 我们下力的人,不摆龙门阵,不扯白谈经,站到打瞌睡,活路做不清。(卷一 元集 卖泥丸)

在该句式中,“倒”表示动作的进行,同时表示这一动作的一种状态。其中 V1 是表示动作的状态, V2 表示动作的进行。在示例(8)中,表示进行的动作为“打瞌睡”,同时又说明进行“打瞌睡”的状态时,动作发出者处于“站立”的状态。

4. 怎/尽 + 倒 + V + 啥

- (9) 不晓得懒爱讲尽倒问啥!(卷一 元集 过人疯)
 (10) 花朝驪脸说曰:“怎倒喊啥?”(卷一 元集 节寿坊)

在该句式中,“倒”表示动作的进行,同时该句式言语行为发生的过程中,也传递出说话人具有不耐烦和抱怨情绪。根据句内语境提示,在示例(9)中,“懒”在四川方言和该句的实际语境中均传达出不耐烦和抱怨的情绪;示例(10)“驪脸”一词中“驪”在《汉典》中解释为:方言(脸)拉长,表示不高兴、愤怒。证明怎/尽 + 倒 + V + 啥的进行体形式可以关联不耐烦、抱怨等消极的情感态度。

5. V1 + 倒 + 在 + 跟 + PRON + V2 + O

- (11) 听倒在跟你讲是他是他!(卷一 元集 过人疯)
 (12) 看倒在跟你讲那坨那坨!(卷四 贞集 错姻缘)

在该句式中,“倒”表示动作的进行,且 V1 和 V2 两种动作同时机进行。而且该句式 V1 不仅表示动作的进行,还对该动作进行了强调, V2 主要以“说”“讲”等动词为主,所带的宾语为说话人所强调

的内容。根据句内语境的提示,示例(11)(12)中,说话人所说“听”“看”的动作是针对听话人的,也是要求听话人进行这一动作,同时说话人又发出“讲”这一动作,二者是同时进行的。并且在这个话语环境中,说话人对听话人发出了要求,并且对听话人的“听”这一行为表示了强调。

3.2. “起”的进行体形式和意义

“起”作为虚词在《跻春台》中总共出现 218 次。“起”和“倒”在《跻春台》中都有表示动作进行的语法意义。“起”的表现形式主要提醒体现作为动态助词出现,除表示进行的语法意义,还包括表示动作的开始、动作的完成、以及动作的状态等。其中针对表示动作进行的语法意义梳理如下:

1. V + 起

- (13) 高升用轿抬来,又办白鸡、白犬、白鸭、白鹅等物,把案子摆起。(卷一 元集 过人疯)
- (14) 刘公即命人到卖卜摊借一龟,先摆起香案,卜了一卦,乃是离卦变为遁卦。(卷一元集 失新郎)
- (15) 官叫差人去清问失鞋之人,比时互相清问,皆已寻着穿起,独一人踩伤左足,立在地上,失鞋一只。(卷二 亨集 审豺狼)
- (16) 午后煮起,候至二更身体困倦,把菜蒸在锅内,虚掩其门,和衣而睡。(卷四 贞集 蜂伸冤)

在该句式中,“起”表示动作的进行,同时强调了动作的持续。例如以上示例中的“摆起”“穿起”“煮起”等,不仅表示动作“摆”“穿”“煮”正在进行,而且表示这一动作并没有瞬间结束,而是强调了这一动作将持续进行一段时间。例如示例(13)中,高升用白鸡、白犬、白鸭、白鹅等物来摆案子。“案子”在四川方言中指专门的动作行为的放置地,如切菜的菜案、进行仪式的香案等。根据示例(13)所罗列的事物,可以知道这一行为不可能瞬间完成,而是需要持续进行。同理,示例(14)中“摆起香案”、示例(15)“穿起(鞋)”、示例(16)“午后煮起(饭)”中的动作行为均不可能瞬间完成,而是需要持续进行。

2. V + 起 + (N) + 把字句

- (17) 民抬起将欲把场进,少年说腹痛寻厕登。(卷三 利集 阴阳帽)
- (18) 珠珠儿急得汗流浹背,忽然想着:“未必是我戴起这顶帽子把形隐了?待我取了。”(卷三 利集 阴阳帽)

在该句式中,“起”表示动作的进行,且把字句表示该动作进行的目的。例如示例(17)“民抬起(少年)”的目的是“欲把场进”,是目的促使“抬起”这一行为的发生;示例(18)中,“我”戴帽子这一动作的目的是“形隐”,也正是这一目的促使“我”去进行“戴”这一项行为动作。

3. V + 起 + O

- (19) 因收帐回家,见树上吊起一人,手摸胸膛尚有热气,急命从人解下,又向近处讨热茶来灌,不时即醒。(卷一 元集 十年鸡)
- (20) 看你做起那凶恶样子做啥!(卷二 亨集 白玉扇)
- (21) 父:可怜间硬梆梆鼓起双眼,母:谅想是死得来都不心甘。(卷三 利集 双冤报)
- (22) 来到夔府,住在高升店,南腔北调,充起壳子,说得天花乱坠。(卷三 利集 巧报应)

在该句式中,“起”表示动作的进行,同时后面所接的对象是该动作进行所实现的状态。示例(19)“吊起”的“起”所接对象表示树上存在着吊起一人的状态。示例(20)凶恶的样子是人做的状态、示例(21)双眼是鼓的状态和示例(22)“壳子是充的状态”,在这些语境中“起”所接对象表达出 V 所实现的状态,另外“充壳子”在四川方言和此话语语境中表示“吹牛”的意义。

4. V1 + 起 + N + V2 (+O)

- (23) 婆婆吩咐,久等不来,遂带起他做,逐件教训。(卷二 亨集 捉南风)

(24) 锁起我拉进城大堂跪定，他口口咬住我辩之不清。(卷二 亨集 捉南风)

(25) 丢得我冷清清孤眠独枕，每夜晚鼓起眼睡到天明。(卷三 利集 双冤报)

(26) 全然不由妻分诉，横起眉毛就动粗。(卷三 利集 双冤报)

(27) 次日，押起二人进县，喊冤递呈。(卷四 贞集 审禾苗)

在该句式中，“起”表示动作的进行，同时 V1 所表示的动作是 V2 动作进行的一种方式，且两种动作处于同时进行中。示例(23)中婆婆发出“做”这一动作的同时，“带他”这一动作也同时发生，且“带他”是婆婆“做”的方式。示例(24)拉我进城的方式是把我锁起来、示例(25)睡的方式是鼓起眼、示例(26)动粗的方式是横着眉毛和示例(27)进县的方式是押着人，这些示例中 V1 与 V2 的动作行为处于同时进行中，且 V1 所表示动作是 V2 动作行为进行的一种方式。

5. V1 + 起 + N + V2 + 地点(+V3)

(28) 次年二月十九，娇姑带起流莺到县中还愿。(卷三 利集 心中人)

(29) 次早请轿，带起十岁姣儿，来到城中。(卷三 利集 审烟枪)

(30) 却说此地离县只有二十多里，鸣岗投鸣保甲，捆起假先生上县报案。(卷三 利集假先生)

(31) 至十五日，押起学儒亲身到馆房中细看。(卷三 利集 假先生)

在该句式中，“起”表示动作的进行，但是进行的动作只是 V1，其余动作仅是 V1 所达成的目的。示例(28)娇姑“带起流莺”的动作行为是正在进行的，但是“到县中还愿”的动作行为在语境中仅作为“娇姑带流莺”动作行为的目的。示例(29)带姣儿的目的是去城中、示例(30)捆假先生的目的是为了上县报案和示例(31)押学儒的目的是让学儒亲身细看，这些示例表明进行体形式“V1 + 起 + N + V2 + 地点(+V3)”中，仅 V1 动作行为是表示动作进行，其余动作仅是 V1 所达成的目的。

6. V1 + 起 + N1 + V2 + N2

(32) 薛纸鸢带起玉娥走到别县，将金宝兑换，买田造屋，居然巨富。(卷二 亨集 万花村)

(33) 封官儿回家，见了林氏大惊欲遁，亭告知其由，命人挑起家资下船，三日到了林家。(卷二 亨集 万花村)

(34) 珠珠儿将钱与祖母把铺絮帐被、衣服饮食并自己所穿，办得整整齐齐，托叔把祖母照看，带起宗玉到处探访恶棍土豪、讼师狼差、窝户京拐等人，有银便去寻取。(卷三 利集 阴阳帽)

在该句式中，“起”表示动作的进行，其中 V1 和 V2 表示动作的同时进行，V1 与 V2 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目的关系，且 V1 动作行为有伴随 V2 动作行为发生的特点。如示例(32)薛纸鸢去别县的同时还带着玉娥，强调了她去不只是一个人。示例(33)封可亭命人“挑起家资”的动作行为和示例(34)珠珠儿到处探访“恶棍土豪、讼师狼差、窝户京拐”的动作行为发生时，根据原文语境与对应的动作行为 V2 应为同时进行，且 V1 动作行为具有伴随 V2 动作行为发生的特点。

7. V1 + 起(+N1) + 与 + N2 + V2

(35) 何氏只得收泪，带起孙儿与众人磕头。(卷一 元集 义虎祠)

(36) 家中只一厨妇，带起大德，与家族叩头。(卷二 亨集 白玉扇)

(37) 王氏捞虾煎好，把饭煮熟，拿个背兜背起与夫送去。(卷三 利集 双冤报)

在该句式中，“起”表示动作的进行，“与”表示 V1 的动作指向还有下一步动作行为 V2，且“与”在句中表示为给予义，类同“给”。如示例(35)何氏带孙儿这一动作的进行，受到“与”的影响，表示“带孙儿”这一动作指向了还有下一动作“磕头”，而且在“磕头”这一动作进行的同时，前一动作依旧在进行中，并没有完成。示例(36)厨妇带起大德的动作行为和示例(37)王氏背起背兜的动作行为，都受到了“与”

的影响, V1 动作行为指向了下一动作行为 V2, 并且 V2 动作行为进行时, V1 动作行为依旧处于进行中, 并没有完全完成。

8. V1 + 起 + V2 (+O)

(38) 遂将怀德提出, 苦打成招, 用笼囚起去晒太阳。(卷一 元集 双金钏)

(39) 夫: 未必然洞房中出了魑魅, 把我儿拐起去另配鸳鸯?(卷一 元集 失新郎)

(40) 众人拉起就走, 来至平安桥。(卷二 亨集 捉南风)

(41) 投客保把民来锁定, 要民等抬起到丰城。(卷三 利集 阴阳帽)

(42) 心想是天机有泄定, 将货物载起往宜宾去。(卷四 贞集 螺旋诗)

在该句式中, “起”表示动作的进行, 其中 V1 与 V2 达成一定的目的关系, 但是 V2 动作行为是否发生, 并未强制呈现, V2 行为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可能性。如示例(38)“用笼囚”的目的为了“去晒太阳”, “囚”这一动作行为进行时, 去晒太阳的行为是否同时进行或者接续进行, 在该言语行为中没有直接表达, 但是不能排除 V2 行为发生可能性。示例(39)“拐(我儿)”的目的是“另配鸳鸯”、示例(40)“拉”的目的是“走”、示例(41)“抬”的目的是“到丰城”、示例(42)载起货物的目的是前往宜宾, 在这些示例中 V1 动作行为进行时, V2 动作行为是否同时进行或者接续进行, 在该言语行为中没有直接表达, 但是部分可以根据行为的结果进行推测, 如示例(40)可以根据“来至平安桥”这一行为结果推测“走”这一动作行为可能发生。

总之, 在表达动作进行这一语法意义的时候, “倒”“起”的用法有重叠的地方。“起”的频率高, “倒”的频率低。据张清源考察, 在表示持续的用法上, “倒”主要跟动态动词搭配, “起”主要跟静态动词搭配。在这一点上, 通过《跻春台》例句对比, 基本情况与张清源的考察较为一致[52]。但是, “倒”“起”跟动词的结合往往呈现一种复杂、不规则的局面, 这主要是因为不少动词兼有动态和静态的义项; 不少动词既可以表示动作行为意义, 也可以表示动作结束后的状态; 动词“倒”和“起”同体助词“倒”和“起”同音同形而造成的[53]。另外, 与普通话表示动作进行的“着”相比, 四川方言中的“倒”和“起”的使用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的同时, 也与“着”的使用具有部分一致性, 在部分情况下, 是可以进行替换的。

4. 总结

通过对既有清末四川方言作品《跻春台》中进行意义的“倒”与“起”方言特征的描写, 本文详细分析了“倒”和“起”的进行体形式。总体来看, 从语法化程度差异角度比较, “起”的语法化程度更高且其在语义虚化的过程中语义残留更少; “倒”的语法化程度相对较低, 其原有的语义关联仍有一定程度的保留。二者均体现了趋向动词虚化为进行体标记的演化过程, 但二者在具体演化路径上仍存在明显分野。这些差异也正是近代西南官话体系统的典型特征, 与北方官话中的“着”标记程度存在明显不同。这些描写可以管中窥豹探索四川方言语法自身的独特性, 为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也为现代汉语进行体范畴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定的视角。

基金项目

新疆大学 2025 年校级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产业集群建设背景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生调查研究能力培养研究》(XJDX2025YJG2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张一舟. 《跻春台》的性质、特点、语言学价值及蔡校本校点再献疑[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9(1): 72-75.
- [2] 曹小云. 《跻春台》词语研究[M].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4.
 - [3] 邓章应. 《跻春台》方言词语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6.
 - [4] 杨啟南. 《跻春臺》副词系统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 兰州大学, 2012.
 - [5] 张一舟. 《跻春台》与四川中江话[J]. 方言, 1998(3): 218-224.
 - [6] Comrie, B. (1976) Aspe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7] Vendler, Z. (1967)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7591/9781501743726>
 - [8] Verkuyl, H.J. (1972) On the Compositional Nature of the Aspects. Reidel.
 - [9] Bach, E. (1986) The Algebra of Event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9, 5-16. <https://doi.org/10.1007/bf00627432>
 - [10] Smith, C.S. (1997)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11] Steedman, M. (1997) Temporality. In: Van Benthem, J. and Ter Meulen, A., Eds., *Handbook of Logic and Language*, Elsevier, 895-938. <https://doi.org/10.1016/b978-044481714-3/50021-7>
 - [12] De Swart, H. (1998) Aspect Shift and Coercion.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16, 347-385. <https://doi.org/10.1023/a:1005916004600>
 - [13] Rothstein, S. (2004) Events and Grammar.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14] 马建忠. 马氏文通[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15] 黎锦熙. 新著国语文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16] 王力. 中国文法学初探[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17] 高名凯. 汉语语法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18]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M]. 吕叔湘,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9]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20] 陈平. 现代语言学研究 理论·方法与事实[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1.
 - [21] 龚千炎. 汉语的时相时制时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22] 戴耀晶. 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 [23] 左思民. 现代汉语的“体”概念[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7(2): 109-116.
 - [24] 陈前瑞. 汉语体貌系统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03.
 - [25] 孙凡. 现代汉语结果体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12.
 - [26] 孙英杰. 现代汉语体系统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2006.
 - [27] 何伟, 付丽. 现代汉语体的功能视角研究[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1(3): 10-19.
 - [28] Montague, R. (1968) Pragmatics. In: Thomason, R.H., Ed., *Formal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95-118.
 - [29] Scott, D. (1970) Advice on Modal Logic. In: Lambert, K., Ed., *Philosophical Problems in Logic*, Springer, 143-173. https://doi.org/10.1007/978-94-010-3272-8_7
 - [30] Bennett, M. and Partee, B.H. (1972) Toward the Logic of Tense and Aspect in English. IBM Research.
 - [31] Vlach, F. (1981) The Semantics of the Progressive. In: *Tense and Aspect*, Brill, 271-292.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373112_015
 - [32] Parsons, T. (1990) Events in the Semantics of English: A Study in Subatomic Semantics. MIT Press.
 - [33] Krifka, M. (1989) Nominal Reference, Temporal Constitution and Quantification in Event Semantics. In: *Semantics and Contextual Expression*, De Gruyter, 75-116.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877335-005>
 - [34] Filip, H. (2001) Nominal and Temporal Constitution: A Semantic Investigation of Noun Phrase Aspectuality. Garland.
 - [35] 王媛. 谓词性结构的事件性和现代汉语进行体标记的语义分析[J]. 当代语言学, 2012, 14(3): 234-245+329.
 - [36] 梁银峰. 论汉语持续体标记“着”和进行体标记“着”的语法化路径[J]. 语言研究集刊, 2010(0): 188-206+348.
 - [37] 李妍. 现代汉语中的进行体标记“在”: 以武汉方言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四川外语学院, 2012.
 - [38] 秦加怡. 现代汉语体标记“在”和“着”的对比研究及类型学考察[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4.
 - [39] 伍巍, 李立林. 涟源六亩塘方言进行体和持续体的生成发展——“害嗯哩”、“到嗯哩”从处所词语到体标记的虚化研究[J]. 语言研究, 2009, 29(1): 90-94.

-
- [40] 夏中华. 在麻城方言里“在”表示进行体时的特殊格式[J].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 12(3): 86-89.
- [41] 祝丽丽, 王文斌. 基于语料库交叉验证的现代英汉进行体对比分析[J]. 外语教学, 2022, 43(6): 22-30.
- [42] 李佳欣. 英语背景留学生习得汉语进行体偏误研究: 基于英汉进行体异同的统计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南昌: 南昌大学, 2021.
- [43] 张乐. 基于数据的英汉进行体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合肥: 安徽大学, 2018.
- [44] 陈安平. 汉英进行体比较研究[J]. 公安海警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 9(4): 45-47.
- [45] 潘丽鹏. 原型理论下英语状态动词进行体研究[J]. 英语广场, 2019(10): 47-49.
- [46] 李健民. 英语进行体评价意义的认知阐释[J]. 英语教师, 2017, 17(13): 6-9.
- [47] 张淑华. 限界原则: 英语进行体的生成机制[D]: [硕士学位论文]. 郑州: 河南大学, 2009.
- [48] 张喜华. 论英语进行体的语用功能[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4): 34-36.
- [49] 张定京. 汉语与哈萨克语的语序(上) [J]. 语言与翻译, 2004(4): 36-39.
- [50] 何雨芯. 现代维吾尔语中“-Owat-”的进行体特征[J]. 语言与翻译, 2014(3): 34-40.
- [51]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 下册[M]. 第6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 [52] 张一舟, 张清源, 邓树英. 成都方言语法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1.
- [53] 宗守云, 郭晓红. 语法成分的代表性研究及其制约因素与存在价值[J].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18, 34(2): 70-74+83.